

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

目錄

中國大辭典第一個字的義釋 黎錦熙
明清學者對於方音研究的貢獻(二) 羅常培
歌謠譯註 隱名

中國大辭典第一個字的義釋

黎錦熙

【弁言】中國大辭典自從本年度組成「纂著部」，從事正稿的起草工作。每一單字，先隨時代列出字形之變遷，次列字音之變遷，第三便是這單字的義釋。單字之後，次以諸複合詞。凡複合詞首字的語根有轉變，都要在這單字的義釋中提綱挈領；而單字中凡不是單用的義訓，便都讓給該複合詞去作詳明的考證。去年劉半農先生已起了一個「一」字的草，登在北大國學季刊，那是「部首組」的第一個字。這個「巴」乃是「字母組」的第一個字，將草稿登布本刊，以求海內人士的見正，請不吝氣地批評！

【巴字之義訓】

(一) 蟒蛇之舊名【動】說文：「虵也；或曰食蛇也。象形。」(十四下部首)按：蟲，大名，謂蟲類，非與蛇爲二物。(徐繼畲傳：「一，象所吞也，指事。」按王筠說文釋例謂亦象曲形，與虫它同一象形法，如祛安篇所作是也(形3)。夢奠斷之(形4)，今本篆漸可楷書矣(形1)；小徐乃望文爲義，非。)章炳麟文始：「說文無蛇，蓋本作莽，古音莽如蛇，借爲巴也。」(詳「巴蛇」)

(二) 水名【地】在今四川東北部，蜀漢雒周三巴配：「閬白二水東南流，曲折三廻如巴字。」(通典卷一七五引)

(三) 山名【地】詳「巴山」

(四) 種族名【史】巴人西南族。(見周書王會)(詳「巴人」「巴戎」)

(五) 地名【史，地】春秋時，有巴子國(見左傳桓九年)，秦滅之，置巴郡，北周爲巴縣(明清會爲四川重慶府治)，今同。唐有巴州(在今四川巴中縣)。(各詳本條)今尙爲四川東部一帶之統稱(詳巴蜀三巴等)

(六) 姓【路史】「本伏羲之後，或以爲用春秋巴子。」(漢書高平)

(七) 草名(複詞首字)【植】芭蕉也。古一作巴且(見漢書司馬相如傳)，亦作巴蕉(同上注)，亦作芭蕉(同上張揖注，又見廣雅)；或卽作直，如直蜀卽巴蜀(見史記張儀傳；索隱：「直音巴」韻會云：或巴人巴郡本因芭直得名，遂以直爲巴。)

(八) 盼望急切之意【動】：如「巴得西風起，吾亦向東飛。」(宋吳潛水調歌頭，見

四明續志)錢大昕復言錄云：「今人之肝衡望遠曰巴。」)「盼郵亭，巴瘴子，一步捱一步。」(元曲選對玉梳；吳盼互文見義。)「我巴到你黃昏，盼到你明。」(又竹塹雜劇)「壯志騰騰貫斗牛，巴的個風雲會偶，肯落在人後。」(又竹葉舟)「生受了些風餐水宿，巴的到祖貫鄉間。」(又合同文字)「恨不的巴到咽喉嚥下去。」(又玉鏡台)「空念空巴。」(又合汗衫；清史夢麟燕說謂巴似波音轉，以奔波解「巴急」，非。)又如「巴不得」「巴不到」「巴不能勾」「巴到」「巴望」「巴巴」(如「眼巴巴」「口巴巴」)等，皆屬此義。(各詳本條)引申有趨赴周旋之意：如「爲巴錢毒計多，被天公生折磨。」(元曲曲江池)又如「巴結」(一作「巴給」)，「巴體面」等。(錢云：不足而營之曰巴。)

(九) 貼近黏着之意【動詞】如「前不巴村，後不着店。」(元曲桃花女；與舊互文見義。又如百回本水滸第二回：「小人母子二人食行了些路程，錯過了宿店，來到這裏，前不巴村，後不巴店，欲投貴莊借宿一宵。」兩皆作巴。)

坐在炕沿上，寶兄弟站在地下。」(紅樓夢第九十九回)黏着義引申疊用爲「形」，副，如「巴巴結結」「巴巴晉兒」；又爲複詞下字：乾而黏者，如「鍋巴」，「乾巴巴」「焦巴巴」(錢云：「日晒肉曰巴，凡物之乾而黏者皆曰巴。」)又明李實蜀語云：「乾肉及餅曰巴，如牛肉曰「牛乾巴」，蕎餅曰「蕎巴」，鹽饅曰「鹽巴」，土塊曰「土巴」之類。」溼而黏者，如「泥巴」(湖南謂泥)，「也巴」(章云：「荊州枝江謂女陰。」)但謂「巴借爲塊，爾雅孔塊同訓，聲古同韻，故今呼如巴矣。」則未然。)到義義可用如虛助字「介，連」：猶云到也，如「問我年華句並七，異鄉時景春巴二。」(宋吳潛水調歌頭)，又猶云趁也(北語趕到)，「次日，巴天不明起來

，拿十副方盒，使小廟各親戚鄰里處分投送喜麵。」(明人小說) (十) 面頰也，輔之古音，(章云：「今揚州安慶皆謂頰爲輔，音如巴。」)但多爲複詞下字，如「嘴巴」「面頰巴」，「嘴脣巴」「下巴」，「啞巴」。(地位不限於面頰矣。) (十一) 通把，如「巴掌」，「巴鼻」(把柄聲轉)，因而手可把之物亦綴以巴，如「尾巴」(洪武正韻因謂巴爲「又尾也」，非。)'「屠巴」。 (十二) 餘之聲轉，如南人呼餘爲「巴巴」。 (十三) 疤之省體字。(見「瘡巴」) (十四) 爸之省體字。(見「巴巴」)

母，南分而北不分；舌上母，閉口韻，南有而北無；南有入聲，北無入聲；上去入之清濁，南有別而北無別；此南長於北者也。奉與微，牀與禪，從與邪諸母，北分而南混；庚青蒸韻與真文元韻，北異而南同；南音讀麻如歌，讀歌如魚虞，讀灰如佳，而北音不然；此北長於南者也。以南北大界而論，大概如是。而一郡一縣，又各有不同。如山東有有微母之處，山西有有入聲之處，又有庚青蒸與真文元不分別之處，則北與北又不同。閩廣有舌上母，閉口韻，而江浙無之；江浙湖南江西多能分仄聲清濁，而他省不盡然；湖州等處有濁上聲，而他郡無之；紹興庚青蒸與真文元有別，而他郡不能；則南與南又不同。古人所定母韻，乃參考諸方之音而爲之，故講求音韻者，必集南北之長，乃能完備；卽口吻不能全得其音，亦當心知其意，乃不爲方言所囿也。(外篇頁三十六)

明清學者對於方音研究的貢獻

——北京大學方音研究引論之一——

羅常培

(二)

此外等乃實在「等韻一得」外篇雜論中也說：諸方之音各異，而以南北爲大界。陸法言切韻序曰：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，因論南

北是非，古今通塞。是分南北以論音，自六朝已然。以今時之音論之，大率以江以南爲南音，江以北爲北音，而南北互有短長。如喻疑微

這幾家當中，張位臚列了八處的方音轉變，而沒有表示自己的意見，比較近於客觀；胡垣拿江北方音跟別處比較，並且着眼到方音的分類，變易等項，識見頗有

可取；潘耒乃官所知道的方音固然不少，然而他們的目的是在「觀其會同，化異即同」；「集南北之長，乃能完備」；仍然脫不了切韻式「最小公倍數」的審音法。至於李汝珍所說，不過就南北聲紐的不同聯舉一隅罷了。在我看，能夠瞭解科學的方音調查法的，清初的劉獻廷實在可以算是一個。他說：

予途中思得諸士音之法，字宙音韻之變遷，無不可紀。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，各郡自為一本，逢人便可印證。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，隨地可講，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。思得之不免狂喜。（《樸齋書本廣編雜記頁四十四）

他的著作雖然沒有完成，而他的方法跟態度直到現在還值得我們佩服的。因為方音變遷是自然的現象，既有異同而沒有正誤，所以我們祇應該如實的記載客觀的事實，不應該武斷的妄下主觀的評定，像劉獻廷所謂「各郡自為一本，逢人便可印證」，實在是研究方音的正當態度。若像明陸賈所謂「天下音韻多謬」：

書之同文，有天下者力能同之；文之同音，雖遠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。今天下音韻之謬者，除閩粵不足較已，如吳語「賣」「王」不辨，北人每笑之。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。如京師人以「步」為「布」，以「謝」為「卸」，以「鄭」為「正」，以「道」為「到」，皆謬也。河南人以「河南」為「喝難」，以「七弟」為「妻弟」；北直隸山東人以「加」為「烏」，以

「陸」為「路」，以「關」為「果」，無入聲韻；入聲內以「緹」為「妻」，以「集」為「夜」，以「甲」為「賈」，無合口字；山西人以「同」為「屯」，以「聯」為「村」，無東字韻；江西湖廣四川人以「情」為「秦」，以「性」為「信」，無清字韻；歙睦婺三郡人，以「關」為「郎」，以「心」為「星」，無寒侵二字韻。又如「去」字山西人為「庫」，山東人為「趨」，陝西人為「氣」，南京人為「可」去聲，湖廣人為「處」。此外如山西人以「坐」為「到」，以「清」為「妻」；陝西人以「鹽」為「羊」，以「咬」為「憂」；台溫人為「張廠」為「張槍」之類；如此者不能殫舉，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，不能自拔於流俗也。（《菽園雜記卷四。關於這段材料我得要謝謝趙德之先生！因為這是他百忙中抄給我的。）

清錢大昕所謂「聲相近而譌」：李匡文資暇集：今人謂帽為暮，保為補（今北人讀保為補唐時蓋已然），寶為道，暮為步；此由豪韻轉入換韻也。黃州呼醉為沮，呼吟為根（逆斤切，明道雜志）。秦聲謂虫為程（同上）。浙之東，音語黃王不辨（癸辛雜識：黃王母，王喻母）。吳中方音兒如舉，歸如居；曉：巨，緯如喻，虧如去平聲，逆如嬰，[ ]讀于讀切，小兒毀齒之聲如許。江西方言兩如葦。

蘇州之對門讀音如富。桐城人讀命如慢，性如散。秦晉人讀風如分，東如放，蓬如彭。廣東人讀四如細，七如察，九如荷。（十韻齋養新錄卷五，頁三十二）

那就有點兒屬入主觀的意見了。至於陳澧的「廣州音說」跟陸鏡

兩氏的意見適得其反：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，為他方所不及者，約有數端。余廣州人也。請略言之：平上去入四聲，如有一清一濁，他方之音，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。如平聲區（廣韻於容切），容（餘封切），一韻一濁，處處能分；

### 歌 謠 譯 註

#### 新年來到

#### 隱 名

新年來到；  
糖瓜兒祭灶；  
粘糖要花兒；  
小子要炮；  
頭子要買黑絨帽。

Ti43i4 ʃi4k4;  
ʃi4k4XYA 4i4 P4;  
XY3i4 i4 ɣXYA;  
Ti4P i4 ʃi4;  
ʃi4XP i4 ɳi4 ɳi4 ɳi4,

Shinnian lai4aw;  
ʃarnggual j4n tzaw;  
Guniang yaw hual;  
Sheautz yaw pow;  
Laotourtz yaw mae hei janmaw.

上聲換（於韻切），勇（余韻切），去聲換（此蘇州之聲於用切），用（余韻切），入聲郁（於六切），育（余六切），亦皆一清一濁，則多不能分者（福遠人能分去入清濁而上聲清濁則似不分），而廣音四聲皆分清濁，截然不混；其善一也。上聲之濁音他方多誤讀為去聲，惟廣音不誤。如岸（三讀

似市特（六止）伴聖拒（八語）柱（九虞）倍殆息（十五海）旱二十三旱）踐（二（八韻）抱（三十二韻）婦勇（四十四有）歛（五十瑛）等字是也。又如孝弟之弟去聲（十二養），兄弟之弟上聲濁音（十二養）；鄭重之重去聲（三用），輕重之重上聲濁音（二韻）；他方則兄弟之弟，輕重之重，亦

皆去聲，無所分別，惟廣音不混；其善二也（李登書文音義便考引福云：弟子之弟上聲，孝弟之弟去聲；輕重之重上聲，鄭重之重去聲。愚積疑有年，遇四方之人亦甚夥矣。曾有呼弟重等字為上聲者乎？未有也。案：李登蓋未遇廣州之人而審其音耳）便單讀深成衛嚴九九韻皆合唇音（上去入切做此），他方多誤讀與真諱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十四韻無別。便讀若親，單讀讀若壤，雙讀若延，添讀若天，成衛讀若閑，嚴讀若研，（御定曲譜於侵覃諸韻之字皆加圈於字旁以識之，正以此諸韻字人皆誤讀也）；廣音則此諸韻皆合唇音與真諱諸韻不混；其善三也。（廣音亦有數字誤讀者，如凡范梵乏等字亦不合唇；然但數字耳，不似他方字字皆誤也。）庚耕清者諸韻合口呼之字，他方多誤為東冬韻，如航讀若公，魂讀若窮，榮榮榮並讀若容，兄讀若凶，轟讀若烘；廣音則皆庚青韻；其善四也。廣韻每卷後，有新添類隔，今更音和切，如眉武悲切，改為目悲切；縣武延切，改為名延切；此因字母有明微二母之不同，而陸法言切韻，孫愬唐韻則不分，故改之耳。然字母出於唐季，而盛行於宋初，不似合階及唐初之音也，廣音則明微二母不分，武悲正切眉字，武延正切縣字，此直超乎唐季宋代之音，而上合乎切韻唐韻；其善五也。五者之中，又以四聲皆分清濁

為最善。蓋能分四聲清濁，然後能讀古書切語而識其音也。切韻古法，上一字定清濁而不論四聲，下一字定四聲而不論清濁，若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，則遇切韻上一字上去入聲者，不知其為清音為濁音矣。（如東德紅切，不知德字清音，必疑德紅切未善矣。自明以來，韻書多改古切語者，以此故也。）廣音四聲皆分清濁，故讀古書切語，瞭然無疑也。余考古韻書切語有年，而知廣州方音之善，故特舉而論之，非自私其鄉也。他方之人，官遊廣州者甚多，能為廣州語者亦不少，試取古韻書切語核之，則知余言之不謬也。朱子云：「四方聲音多訛，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。」（語類一百三十八）此論自朱子發之，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。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，蓋千餘年來，中原之人，徙居廣中，今之廣音，實隋唐時中原之音，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。請以廣之海內審音者。（東塾集卷一，頁二十七至二十九）

他處拿一地方的方音來推證隋唐韻書切語，自然也不免囿於主觀的成見，似乎有點兒宣傳「廣韻者廣東人之韻也」的神氣；然而他所據的材料跟所用的方法，就比較可靠的多了。所以據我看來，與其說古今，還不入據今古切呢。（未完）